

續秘笈

十五

虎薈一之六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八
九	四	函	號
一	〇	九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七	一
〇	五
函	八
二	冊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15)
函號	370 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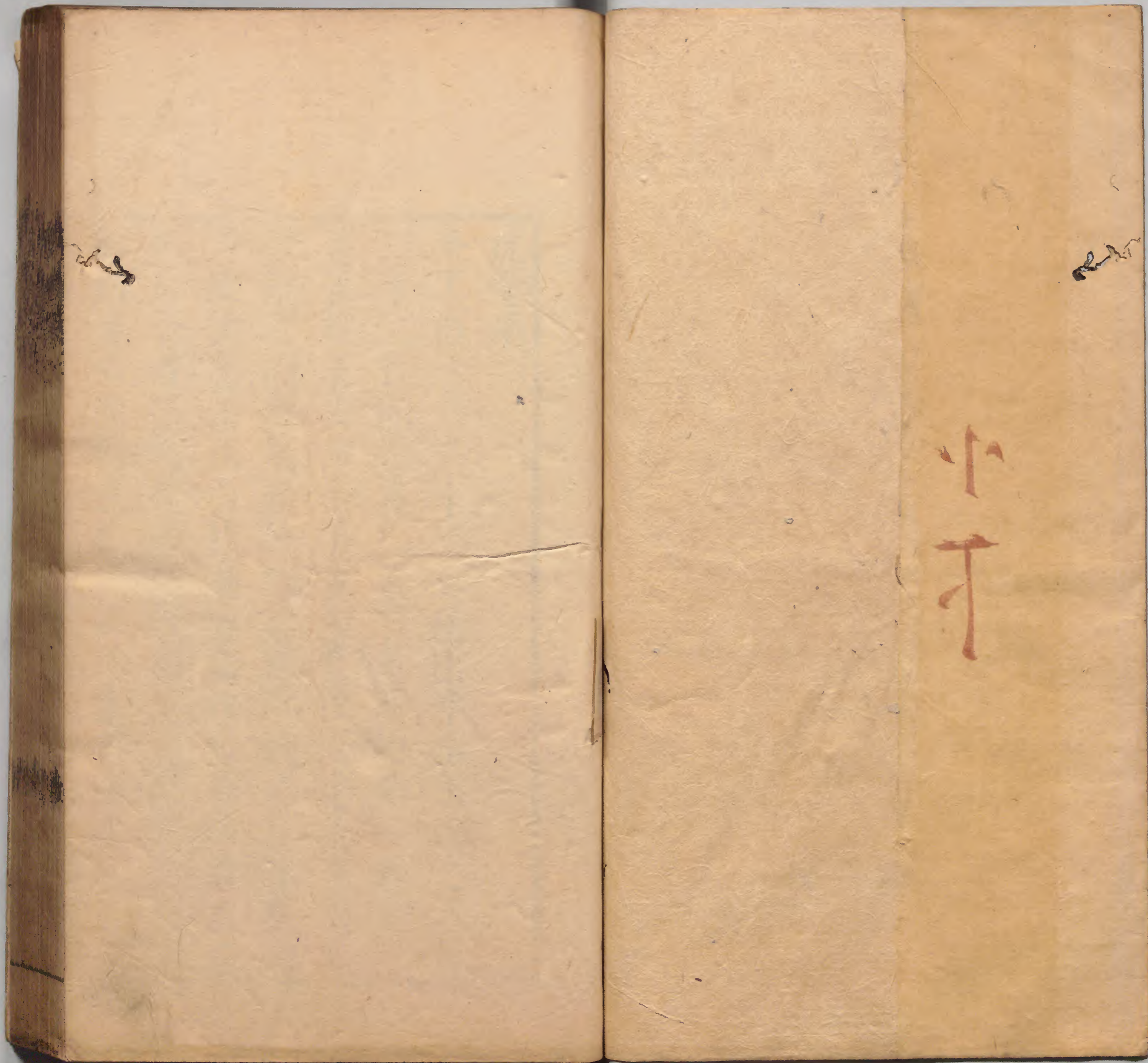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小
丁

虎齋序

淺草文庫

余丁酉六月十三日始困瘧垂戊戌之六月

二十一日而瘧良已蓋首尾屈指凡一暮焉先

是百穀王表訪余于寶顏堂授以虎苑可以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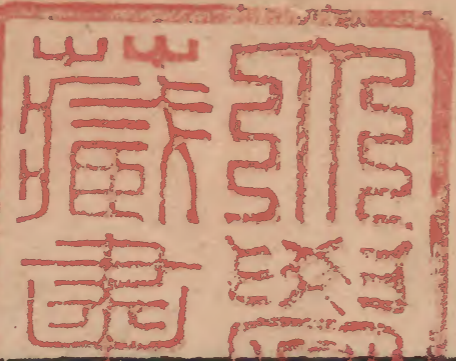
瘧讀之而魔鬼如故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余

乃搜諸逸籍及山林湖海之故聞蒼撮成卷題

曰虎齋昔范文穆榜其軒為說虎余嘗笑此老

何所專嗜而獨疊疊好談不休客曰虎不足談

虎齋序



而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義可以格
虎猛悍可以殺虎虎不足談而其人故多識喜
怪者之所不廢也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

陳繼儒撰

新刻寶顏堂虎蒼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集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
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
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為一
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

虎 卷一
躍不中則捨之

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胸臆廖仲藥何謝虎秦精等乃坐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群虎瞋恚盡搏殺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

妻不併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後麀如號貓食虎豹卽獅子也蓋虎斑色謂之號貓而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頰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穆天子傳後麀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虎豹猶畏之

宗正卿李可大常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
行爲虎所逐旣及伸其左手視之有大竹刺貫
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爲拔之虎
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
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麀月月不絕或野外逢
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改
服不識遂嚙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
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

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羞慚而出然數日常傍
其人旣不見後知其悞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
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童恢爲不其令戶人嘗爲虎害廼設阱捕之生
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抵罪若
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
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爾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牙皮餘肉復化爲虎焉
虎嘗傷人者耳輒有缺若鋸

龍湖普聞禪師僖宗第三子也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

崗複嶺菜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

春祠夏禴裸用鷄羹鳥羹冬蒸裸用竿羹黃羹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羹雉羹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穿恒失其猪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佞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之須臾一虎來如陷機所中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

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喉中
○波斯國其人矮小極黑以金花布縵身無城
郭王以虎皮蒙勢出則乘軟兜或騎象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
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蘭
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取物因卽迷路數日
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
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

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
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
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
也

魏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曰食肉詔曰下
民屢糟糠何忍以肉飼虎命虎賁射殺之

劉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

他縣陵之官修德政踰月虎皆出境百姓復還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
一虎當路其徒相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
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畏者數四海陵多
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
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
故悶倒尋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
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于梁上其夕月明

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躍跳變成男
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曩悴神
曰卒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迫死言
訖入坐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
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所食然後十餘日
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佑
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已血塗之指庭中大樹
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

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畢入堂爲
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

漢書儀乘輿帶七尺斬蛇劔履虎尾絢履

种僮爲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
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僮取一虎放之自是
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爲神君

魑虎一物也以色別之則黃質黑章者無異名
斑毛者謂之競毛白者謂之魃黑者謂之魑此

物同而別者也魑亦有斑但以淺色爲質深色
而章耳海內東北經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
有黑鳥黑蛇黑豹黑虎黑狐蓬尾此魑之所聚
而孟山之獸多白狼白虎白雉白翟兩山之間
而鳥獸各以其毛色相從理之不可曉者然魑
尤猛今野人言三虎之別黃虎竊人羊豕多方
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所不取白虎坐食而已
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適壯白者則

虎考卷一
老矣此亦理之近者也郭氏稱晉永嘉中稀歸
縣檻黑虎狀如小虎而黑色深者爲斑此豈得
其小者爾未可全據也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俚鬼以虎皮冒已因化爲
虎受俚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
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所求卽
爲欲食人爲厭獸身後俚引虎經一寺門過因
遽走入寺庫伏庫僧房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

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
子何所求耶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還本
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
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俚
以皮冒已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
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
楊香楊豐女也隨父田間刈稻豐爲虎所噬香
年才十四身無寸兵遽搯虎頸虎奔逸得免太

守孟肇之上其事詔旌門閭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郃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
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
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魏文帝將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海內西北經曰窮竒狀如虎有翼食之從首始
在蝮犬北又東北經曰邽山上有獸狀如蝮毛

名曰窮竒註云或云似虎蝮毛有翼海上所謂
窮竒者千歲聃耳虎一名神狗也

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
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
心也呂后之前年齊王中尉給齊相召平曰王
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蓋
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鰐魚能食人旣飽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今虎

食人後亦復肉醉蓋其類也土人伺其醉殺之
○長沙有民常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犢大
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誤入
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爲虎而去

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
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
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
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古旂旗旗畫升龍降龍亦二畫朱雀與隼亦二
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眼二鼻
孔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爲心之腑
大腸爲肺之腑膽爲肝之腑脾脾之腑膀胱
爲腎之腑而腎分其一爲命門故曰五臟六腑
○山獠一名山蕭一名山獐永嘉郡記作山魅
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熱肉
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巢大如五斗器飾

以土堊赤白相間狀若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亡後猛行至蒿中
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旣
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
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
擊胡猛得免也猛晉時會稽人

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
豹具韉轡行鞭策如乘馬

西域進方圓二美玉尹祁玄解曰此龍虎玉也
圓生于水龍寶之方生于山虎寶之詢使人果
得之漁獵者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克律兒隨軍安南
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
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具言
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宅去家十
餘里常破吐蕃得利劔會日暮因仗劔而行以

詣林氏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
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
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內孔中須
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
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已足鄰家女先嫁勤自
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六
合和會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能再見適持
手巾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

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
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
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
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有一
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至覩其偶斃吼
叫愈甚自爾後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
家今尚無恙

竺曇猷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羣虎蹲於前猷因

虎符卷一
誦經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
經畢而虎皆去

抱朴子曰鴈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
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卽旗之類禮家圖以旄揭幡
畫三青龍雀於上知水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畫三鳶於幡鳶知風塵埃風所爲也前有車騎
則載飛鴻畫三鴻於幡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

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懸真虎兵衆將接
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前有摯獸則載貔
貅皮以警衆獸之尤摯者可以相服猶椰子厚
熊說也

利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
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
久之相與寢處窟中都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
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

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
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
常外宿後一日忽夜還婦人心恠之欲出而不
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行數十步不復見虎
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
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之婦人大言其故乃
相率詰問婦人云已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
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

因脫衣被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
之婦人亦慙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劉全
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渠搜國有犬名曰鼬犬一名露犬高三尺能飛
食虎豹

虎搏兔先於四圍遺溺兔不能出坐受其搏
於魑於擇伯都李父山君虎也毛淺者謂之虓
猶有角者謂之委虜大而長尾曰酋耳長尾而

五采曰騶吾九尾而人面曰開明虎而翼曰窮
奇虎而人面曰馬復青虎謂之羅羅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
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卽與雙爲
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後生二男至十歲家乃
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埋婦往墓所脫衣及脫
釧掛樹便變形作虎發塚曳棺出墓外取死人
食之食飽之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語其壻鄉

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如此經時復有
死者輒復如此人後將其壻共看遂見此事後
乃越縣過墟還食死人

驢鳴亦能駭虎顧久習其技則殺之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
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
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旣爲太后
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令

工圖形戲擊之便患手腫而崩
穀似鼬而大似豹而小犬屬腰以上黃腰以後
黑小者名曰青腰亦能食虎
破鏡食父破鏡如貓者而虎眼一曰鏡如虎豹
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鏡

荆州有一商賈說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
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
物貨俱没于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卽

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
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內問其
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
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只野勿以我不顧戀
爾當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輦貨物自遠而
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
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
旣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趨

虎奮卷一
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側曰我通靈虎也勿
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虎叫吼而
去
周象好獵爲汾陽令夢乳虎相逼驚寤得疾僧
海寧過其門謂鄰父曰此有妖氣當爲禳之象
聞召僧僧仗劔禹步誦咒入門直至寢所透牀
數匝叱之忽聞牀下虎吼家人奔駭象不覺投
牀下死僧命水噴之須臾如故

玉藻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衛主
如此

蠶之狀喙呷呷類馬色斑斑似虎

土蠶本草謂之麈虫俗呼蚌虎蚌者屋蠹也此
物氣能禁蠹令蠹盡死故曰蚌虎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
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隣人聞屋中碎磕
之聲闕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隣人恐

虎食道宗母遽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
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
母語之曰冥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
毋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
卒格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當膺并戟刺中其
腹然不能卽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床上不
能復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
焉朝夕以哭臨之

唐子西語錄曰惠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
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
虎五指爲羆

大德中荆南九人山行避雨入土洞中虎來踞
洞口視耽耽八人密議排一人愚者出啖虎虎
當去虎得人銜置他所坐如故須臾洞崩八人
死愚者竟生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

人年可弱冠已未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
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垆旣
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
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
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
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
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于家經百餘
日義旣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

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損
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
必以實告我我必無二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
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
問我實我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
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
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
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

我待之如賓但我以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既
言誠實事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
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
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
君之惠言訖復化一虎去

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
在衆鳥間若蹉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
南詔國呼虎爲波盧

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
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
嘯俄而使至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屬遽得上樹
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
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
又一虎細長善攫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
頻躍乃人也衣其衣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攫因

虎窟卷一
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乃去至明人始
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
朱都事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
夜暫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
縣令命群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
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
飲羽視之石也明日更射不復入

元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
侍臣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于
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鞏縣山陽并進二虎
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

南岳思大禪師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
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
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

縣解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卽以會客彭亦預
召翼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
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便
來令尹聲聲言有禍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
解開東閣留得頭蹄悞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
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
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
之忽如睡夢家人卽無聞者但於恍惚中自起
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
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
而去開牒視之排印于空紙耳心甚惡之置牒
席下復寢明日少異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益
以爲恠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適遂策杖閑步諸
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于
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

甚分明自度歸家必多爲妻兒所驚但懷憤耻
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
比隣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
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蹲踞見水中科
斗虫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掏食之殊覺
有味又復徐行見一兔遂擒之應時而獲卽噉
之覺身輕轉彊晝于榛莽中伏夜卽出行求食
亦數得麋兔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

採桑婦人草間望之又私度吾聞虎食人試攫
之果獲焉食之甚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
有一荷柴人過卽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
莫驚顧見一老人鬚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
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曾爲天神所
使作此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
一王評事後當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又
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聽鈴聲

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
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
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聞之沿路伺之一更已
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
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
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以馬上擒之曳入深榛
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却意歸路去
家百里餘來尋山却歸又至澗邊却照其身已

爲人矣遂歸其家家家人驚恠失之已七八月日
矣言語顛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
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
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
輩多爲妄說此人遂以已之事以明變化之不
妄主人驚異乃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父爲虎
所殺今旣逢讐當殺虎矣旣知其實官聽免罪
焉

樞星散而爲虎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于蔣鳳家
常于山中見穽中虎飢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
長不爲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
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
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
由是不敢誣辱旣還乃上武當山時庾公亮聞
而愍之給以資履遂于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

先生孟成又君子常言有上者與之俱來得非
爾耶隨入山齋三日進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
問允復見黃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饑渴
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瑞紫雲蔭其
上芬馥之氣遍於山谷

虎舌大於掌

李禹有勇帝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
出禹以劔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

鳳翔府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據其上李頻呼
大王乞一生命虎乃靡耳如喜須臾負李行十
餘里投其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中俯
視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
餘日子大如大虎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
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
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
云幸以相佑豈不送至某家又負李至所取處

而訣每三日至李舍如相看經三十日前後五
六度村人懼怕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善
甚然村人大懼更願不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
乃絕焉

虎一生一乳一乳必雙

虎丘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發卒六十萬
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因名

此計謀
昔於林人大樹更隱不
六與林人對面其對人
而於林三日

新刻寶顏堂虎蒼卷之二

華亭 陳繼儒 集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窓夜坐外即曠野忽
聞有人馬聲視之見婦人騎虎自窓下過徑自
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枝從
壁隙中刺之婦忽腹痛開戶去如廁褒方駭愕

未及言始婢出已爲虎所搏遽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還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衛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長慶中處士馬拯馬沼約遊衡山拯先至見龐眉僧舉動樸野邂逅歡甚倩拯僕隨下山市鹽

酪俄頃沼至云山下見虎食人訖化爲僧拯詢知是已僕方駭顧僧亦來口血尚殷二人給僧云井有怪物因共窺井推僧墜井中乃虎也下石壓殺之急趨歸日已暝見獵者張機道傍召二人宿棚上曰虎方暴不可歸二人從之薄暮猛虎觸機矢貫心死忽見僧道男女舉群至號哭云殺我禪師讐未復復殺我將軍耶二人叱之曰爾俚無知生爲虎食死爲虎役今幸虎死

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諸俚犇散終不知禪師將軍者虎也

唐名虎曰武諱高祖父名也

涪陵里正范端者爲性幹了州縣尤任使久之化爲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縣令云此相惡之詞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端問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曉不得出更遁圍之虎傷數人逸耆老又

以爲言縣令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寔出於東家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夜每東西求覓得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村外嗚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喻去之端垂涕辭母而

虎傳卷二
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
徧求於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
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爲脫靴猶是人足
母持之而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公二虎
驚走一虎回視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
群玉云有角之虎曰虬能行水中
晉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返
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束

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
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
卽變成三足大虎豎脚卽成其尾

建炎間荆南多虎郭外人多移家入城避虎張
四者移未畢而虎至急竄于梁虎升堂蛻皮化
爲丈夫出門尋張張下取皮置梁上虎還失皮
甚窘探懷中丹符陳于地曰吾奉天符取若等
姓名都除惟若在耳能還我皮當捨若張曰除

虎齋卷二
四
我名迺還汝皮虎出筆除之張擲皮下虎蒙皮
復故形咆哮大躍張震駭幾墜虎去明日六十
里外雷震殺虎

梁衡山侯蕭恭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
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
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卽成
虎奔馳而去

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
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
耳而去

有石井崖初爲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號書生
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有一道士衣朱衣
有二青衣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書
生石井崖充食天符已下可令除出去刀杖勿
有損傷二童子曰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
覺見石井崖井崖聞此言驚駭行至店宿留連

虎符卷二
數宿忽有軍人來問書生莫携軍器去否書生
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
刀去書生盤桓未去店人逐之書生不得已遂
以竹盛却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
躩取書生書生遂以刀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
審觀虎死乃謳歌喜躍

侯鯖錄云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
成人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肅小
珠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
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卽入草中乾
妻來告肅肅以爲更有他意肅被縣召將一伴
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
床上故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惶怖入神床
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
牙爪卷皮置床上著衣向火坐肅看乃小珠也

肅徑抱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家乃
閉置一室擲生肉則接食之其母恒看守之唯
視猪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
殺之明年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基表
以聞之

二廣俗好於門畫虎頭書聾字

袁陵間多鷲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窞取之以
爲職業忽一日報官言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

命賓席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窞中官寮宅
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
大枷仍具釘鑠四角系組施于窞中即徐徐以
土填之鷲獸漸出則威而釘之四面以索趨之
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因而取
之則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
而取之則如牽羊曳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
人哉夫欲制疆敵者亦當如是乎

建安山中種粟人皆構棚高樹防虎一人升棚見一虎垂頭榻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殆盡但存少骨

隴西李微皇族子家于號畧微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年春于尚書右丞楊浚同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微性疎逸恃才踞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

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僚友咸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關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書乃東遊吳楚間其斂于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懽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畧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

虎齋卷二
無何夜狂走莫知其所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
盡一月而微竟不廻于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
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倓以監察御史
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于界晨將去其驛吏白
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于此者非晝而莫敢
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倓怒曰我天子
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
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倓驚甚俄而

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
也倓聆其音似李微者倓昔與微同登進士第
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
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
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倓曰我李微也君幸
少留與我語倓卽降騎問因曰李君李君何爲
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耗曠阻且久
矣德人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

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去
使乎僂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
虎曰君子以學文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
憲臺清峻分紀百揆聖明慎擇尤異于人心喜
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僂曰吾與執事同年成名
交契深密異于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
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
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于草木中故人之

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
乎僂卽計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
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左右手攫
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猿力愈倍及伺其肱解則
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于道士負而奔者
翼而翺者毳而馳者則思將而嚼之旣至漢陰
南以飢腸所迫值一人臄然其肌因擒以咀之
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

行負神祇一日化爲異獸有覩于人故分不見
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
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
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
不自勝遂泣俛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尚能
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化而心甚悟故有控揆以
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
咎亦甚願也然君自南方迴車我再值君必當

昧其平生耳此時伺君之軀猶吾机上一物君
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于
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交也而我將有
所託其可乎慘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
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
今旣許我豈我望耶初我于逆旅中爲疾發狂
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迤去吾妻
孥尚在號畧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自是南迴

爲齋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
乃曰我于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因難自謀
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
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
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慘亦泣曰慘與足下
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慘子也當力副厚命
又何虞其不止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
于世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

列人之闕然亦貴傳與子孫也慘卽呼僕命筆
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慘閱而嘆
者至于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業也又安得
寢而傳歟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久留之
駟騎競悚萬端今則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
言哉慘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慘自南迴遂專
命持書及賙贈之禮計于微子月餘微子自號
畧來京詣慘門求先人之柩慘不得已具疏其

虎奮卷二
事自是修以已俸均給微妻子免飢凍焉修後
官至兵部侍郎

天寶中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
夜卽有道士一人上仙張竭忠爲令不信命勇
士執兵夜覘之三更後見黑虎入觀啣一道士
射之不死乃棄道士而去遂無上仙者明日令
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錄冠帔骨髮
甚多皆前時上仙者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大中間甯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月夜有
斑寅將軍來謁氣貌雄武自陳斑氏出於鬪毅
於菟有文斑之象因以爲姓後漢斑超生而虎
頭封侯萬里某故將種官虎賁中郎將比因得
罪竄伏山林耳遂朗吟一章曰但得居林嘯焉
能當路蹲渡河何所怯終是怯劉琨甯甚疑之
遽辭去及明視門外惟虎蹤而已
許坦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虎所噬卽號呼

虎奮卷二
以杖擊之虎走父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
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可嘉授文林郎賜
帛五十疋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劔利之間白衛嶺石筒
溪虎豹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
甲列隊而過亦遭搜捕時遞舖卒周雄者膂力
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倦不可規避乃持柁杖
利劍前後于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

書記作長歌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
于虎溺于水之鬼號爲俛須得一人代之雖聞
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諲特進
自京搬家憇于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遽嚴粧
倚驛門而看爲虎搏去雖驅奪得之已傷鉤爪
僕常行次白衛嶺時屬炎蒸夜涼而進一馬二
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
交橫道周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

虎齋卷二
向之景福乾寧之時三川兵革虎豹盡行任土
貢輸梗于前邁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蟲借暴
得非係國家之盛衰乎

龍編功曹左飛曾化虎數月還作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
承眷顧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書云昔有媪
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媪見有芒刺爲拔去之
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媪家日無虛

焉一旦忽擲死人人村人執媪爲殺人媪說前
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更
不拋人來也

扶南王范尋常蓄生虎人有訟未知曲直輒投
虎虎不噬則爲直于是蠻貊之人祀虎爲神
三九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
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襍也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虎傳卷二
世說曹爽將誅夢二虎啣雷公若二升椀放着
中庭
遼興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犬而能獲
虎三是亦奇矣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朱子以
爲有此理余聞山中人云人先見虎卽不怕虎
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也如小兒有不怕虎者
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

中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
字與虎看而虎自去然虎寧有識文字理哉此
愚氓恃所聞亦自心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
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
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
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
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或有之邪
又宋史載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還條黎桓事迹

虎營卷二
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爲娛賓之遊桓跣
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
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
皆却之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華陋坐
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佞猫也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莽

杳無居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舖
傳達文書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爲兵帥往
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
江同祖爲湖廣總領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
抵陽臺驛夜爲蚊所撓不得寢戒從卒鷄初鳴
卽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
素爲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并馬皆遭啖
今須辨色上道爲佳耳江如其言歸塗過郢州

虎齋卷二
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
差早覺人馬辟易遙望一黃物馳草間中心絕
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
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十五縮獨角髻面
色微青不施朱粉雙目絕赤殊眈眈可畏着褐
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狸猫乍後乍前相隨逐
不置將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
乎祕不語人拂旦欲東鋪卒云昨於道左得二

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願以獻江笑曰
吾豈應養虎自遺患却弗取又信宿從漢陽濟
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焉容貌衣服一切如初
江謂女子獨行如能及奔馬益惧坐轎中下簾
閉窗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聞門外金鼓叫譟
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捕押兇盜然出視之
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連夕失豬
狗并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

虎齋卷二
此婦人单身儻止三經句矣而未嘗煙爨囊無一錢但謹育一猫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恠物是以訟於官今戎邏執送府婦人氣槩洋洋無怖色既入郡郡守李壽卿傳即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稱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孑一身客游苟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抵爲異類冤苦情極願侍郎做主壽翁不忍

窮治姑令責戒勵狀押出境遂入咸寧茶山與採茶寮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爲人所見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卽落崖腰膀下遂爲人所得

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鄰舟有占

虎齋卷二
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
一夷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
戲其足輒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
名卽長吼孔駭然而退

宋時房州人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交結吏胥
巧爲囑托官司莫能治淳熙四年暴亡其家牝
牛當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政四字每見
妻子便流淚後復爲虎所食骨肉皆盡

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
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
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
搏虎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
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
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旣而於山下四顧自若有
父老至曰此皆虎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
無能爲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

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
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
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空如禪師以刀割勢以麻蠟裹臂斃之入陸
渾山坐蘭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豬與虎閉
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爲虎
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

大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
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僵虎又于穴中引四子
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
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四子取其首負妻
而歸

五代時歐寶主死寶妻事紡織供幼主極恭貧
不能塋寶鬻已子以築墓構茅屋墓傍獨守三
年旦暮號泣後寶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

麀鹿來助其祭時人咸謂孝義格獸之報

張昭成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百十九歲卒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鵠穿墓而出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楔而鏹之緮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然始飼

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錢犬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置庭中以娛賓道士診其口爪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

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
問彰取便利行師之訣王善左右射學擊劔百
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
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
莫不服其神勇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弓焉每
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
爲虎所食卽作佺鬼之事卽于其側樹下密伺

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髭髮齊眉蹶蹶而來弓
所撥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履弓而過旣
知之更携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
架箭登樹覘之少頃虎至履弓箭發其虎貫脇
而死其佺鬼良久却回見虎死鼓舞而去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
豹被追者皆相謂曰縛鼠與猫終無脫日牽羊
付虎未有出期

詞舉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
奴頗慵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元和九年李與
二友人會于別墅時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
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
虎何不食我言訖少頃漸出門多聞叫聲奴已
尋逐無所且尋虎跡十餘里溪邊奴已食乞一
半其衣服乃至巾鞋皆壘摺置於草上蓋虎能
役使所殺者鬼神所爲也

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老人以神樹
止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群虎出
噬巴人又嶺南山魃亦呼虎爲斑子

東海黃公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及衰
老力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
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
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
觝之戲焉

東燕黃公... 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噉我天帝令我嘗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

新刻寶顏堂虎薈卷之三

華亭 陳繼儒 集

沈德先

繡水

沈孚先

同校

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噉我天帝令我嘗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

百獸其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反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五萬而甚之于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耳

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圍時

周禮云狐執皮帛註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貞元十四年申先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之術兵備坑穽靡不備設乃重縣購得一虎而鬲十縑焉有老卒丁岳者善為陷穽隨列于太守請於山門徑路張設以圖之徵後不數日而獲

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岳遂俯面下視可
以侮訕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
千百其衆岳銜其術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
爲衣襟掛跟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糜粉于暴
虎之牙爪矣及坐就窺岳則端坐而虎但瞪視
耳岳之親愛憂岳則共設計以輓轡下巨索伺
岳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岳得索卽纏
束腰股揮手外人則共汲之去地三二尺其虎

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
岳因卽謂之曰爾輩縱橫入郭犯人事須剪除
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沉醉誤落此
中衆所未便屠爾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
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卽當薪火亂投爾爲煨燼
矣爾不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冀爾率
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
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

虎奮卷三
三
岳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岳
既得出遽以其事白于邦白曰今殺一虎不足
禳群輩之暴呪語誠約乞捨之冀其命侶四出
管界獲安耳徵許之岳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
戒虎于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恩施岳卽積覆土
坑則稍益淺尤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躑騰
蕭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群虎屏跡而山野晏
然矣吁保身全軀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

焉若暴虎之猛悍况厄陷奔得人固當恣其狂
怒决裂噬齧以豁其情歟斯虎乃因岳以圖全
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岳能以言詞誘諭通于
強戾果致旅行出境之異况免挂骨之害又何
智哉斯乃誠信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
也何其神歟

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

之

士子初登選及遷除朋僚歡燕謂之燒尾說者謂虎欲爲人惟尾不變須焚之乃變故燕以名○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鎬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

憂惕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姊妹姊遊焉山郡蕭條竹樹荒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薈衆告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周圍遠近曾無蹤由是夕之明夜越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尚未知擬妻之爲虎暴則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

虎齋卷三
五
舡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
拂榻卽之憇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
自林木之間衆則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
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闕喝之乃大擊屋板以
驚逐之其虎徐行俯于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
山間共窺看皆云是人尚有餘喘越客卽令舡
之登舡因促解纜然於舡中列燭熟視乃見十
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非村中之所有越客深

異之則遣群婢看診之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
而身膚無少損群婢以湯飲灌之卽微微入口
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
久卽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春園
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
告於越客卽遣群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啼號不
止越客卽上岸具以其事告于鎬鎬凌晨躍馬
而至旣悲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尅其期自

虎譜卷三
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縣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縣虎鼻門中周
歲取作屑與婦飲之生貴子勿令人知知即不
驗亦勿令婦見之

鄭思遠所任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
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
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棄此虎父二
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

隱具煖藥酒虎卽拾柴然火

正月勿食虎肉

羅羅雲南蠻人所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
藏山

河東柳并爲御史入嶺推復將一書吏從行常
所委任至嶺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
而寢時將半夜月初上衆皆臥并獨覺忽見一
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

一幡插書吏頭邊而去并乃潛起拔去之復臥
伺焉少頃一虎入虎遍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
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去之少頃虎又來遍
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
其事而且日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并
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有勝勇携劍入山
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
人惟見席上案硯硃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

或有勾者未勾者已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
吏懷其書并取虎皮杖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
胡僧從後來趕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
即可免矣吏卽止與之言見其人狀亦不敢殺
之吾非疆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
文簿昨日已愆數期今疆脫終恐無益不如以
小術厭之吏問其術僧曰登一樹以帶自縛用
劍自刺少血塗一单衣投之我我以衣爲裯之

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
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卽取單衣
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擘捨而吞之良
久復爲人行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小兒齒生未足未可與食虎肉恐齒不生
四川有小犬狀類蟹班名曰韃狗虎豹皆畏之
每遇醉人輒終夜坐護周圍施溺以衛之虎聞
溺遠避不敢近溺一濺毛肉爛矣

費州蠻人族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
避之開元中秋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于官
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
家山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
免所以持刀刈薪十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
臾聞群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
帶束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櫪樹頃之四虎
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躩旣知非人相顧默然

坐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爾脫皮是
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健心頗輕之乃徐下
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
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爲虎天曹爲有律令
食人今夜合食費忠卽其人適來相候正值米
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
不信可于我腰邊看來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
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亦可相代異日事

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飢餓耳忠云今有南
村費忠誠不可代我因相言許忠先持其皮上
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君身附
樹我入皮則不相識君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
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
人得皮從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
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之

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

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卽有虎迹云

景雲元年蕭志忠爲衡州刺史臘日將畋先期
樵人薪于霍山夜半月白見長人衣豹皮角而
光芒虎兕狐狸千百從行自稱玄冥使者奉帝
命以若屬充蕭使君畋數羣獸哀號不起使者
曰當求解于巖四樵人施從至東谷中黃冠坐
虎皮上使者告之故黃冠曰蕭公仁者本順時
令若滕六降雪巽二起風當罷出矣命狐狸求

美女醇醪書朱符分餉之羣獸皆懼鳴黃冠唵
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厓足風雨更將斑
毳被余身千載青山萬般苦樵人歸未明而風
雪暴至蕭公罷畋矣讀其詩知巖四爲虎也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
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得遂就榻上宿鞍
馬置于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
屋中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美麗蓋虎皮熟

虎奮卷三
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覺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官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內而宿明日未發間因笑問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

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自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往自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于體跳躍數步以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直往此人大惧收子而行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于是鳥散梨園子弟有笛師者亦竄于終南山山谷谷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喪亂多年乃援

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著白袷單衫自外而入笛師大惧下堦睜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久之忽寐乃哈嘻大斲師惧傷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云不朝食之放其逸也乃立而長笑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人云適有吹笛小兒幸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

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上虎頭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獨在茲乃率諸虎使皆攫旣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至笛師乃得隨還

介象入山求神仙臥石上有虎舐象額象寤謂虎曰天使汝衛我者汝留若山神使試我者汝

去虎乃去

陳郡謝玉爲瑯琊內史在金城其年多虎暴有一人乘小舸載少婦挿刀著船舷婦登岸便爲虎銜去其人拔刀逐之口呼鍾山蔣侯求助卽有黑衣來導行入虎穴虎子聞聲謂母虎至皆走出卽刺殺之隱樹間良久虎來倒牽婦入穴中其人以刀斫斷虎頸虎死婦故活夜夢黑衣人云蔣侯生汝知否還家殺猪祠焉

沙門惠始值魏滅法始乃隱至是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武曰趣斬之不能傷時北園養虎于檻武令以始餵之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卽虓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許之復教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側有別澗洎洎邊有取魚人張魚舟早夜菴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菴中值魚舟方睡至欲

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纔至明方見是
虎魚舟惶恐不敢動虎徐以手捫魚舟魚舟心
疑有疾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觀之見掌
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躍然出菴若拜
伏之狀因以身劓魚舟良久迴顧而去至半夜
忽聞菴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脂甚
幾三百斤在菴前其虎見魚舟以身劓之良久
乃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

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一吏隨而伺之至二更
又送麋來魚舟遂釋罪魚舟爲虎設一百一齋
功德其夜又啣絹一疋而來一日其菴忽被虎
折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遂別卜居焉自
後其虎亦不復來

天竺耆域初來交廣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
人見是胡僧輕而不載及舡達岸域已前行路
見兩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

去見者皆敬

鄴中居人楊真者家富平生好畫虎家由是甚多畫虎每坐臥必徐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物至年九十忽臥疾召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僻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群虎遊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太甚至于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怪尋乃

盡毀去今臥疾復又夢化身爲虎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遂出觀之其虎迴起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後忽家人夢真歸謂家人曰我已爲虎甚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迷於隣里有識者曰夫爲人卽識之父子旣化虎又何記爲人之父也人與獸豈不殊耶君爲虎尚食前生之事人奚不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是知獸不

靈于人也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菓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囿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

博物志有獸綠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爲筆

貌州王成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

谷中谷中有水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柰何殺死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嗥躍變爲虎徑入山時時殺獐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管我一百

令免杖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耳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長谷中見村人說之焉○竺僧朗于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爲朗公谷

巴人好群行伐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

褒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
大數十圍群巴喜曰天贊我也止而伐之已倒
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謂巴人曰
此神樹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
大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
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汝當俱死無益也又不
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百頭相繼
而至噬巴殆盡唯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以汝

好心故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
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勅取
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舊商山路多有驚獸害其行旅適有群騾早行
天未平曉群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
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頭殆至食時
聞遭攫之者却趨之相及衆謂其已破碎於鋸
牙莫不驚異問其由徐曰其初啣至路左崖巖

之上前有萬仞青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兒
數箇顧其母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余崖側略
不損傷而面於溪洞呀吼呼其諸子余遂潛伸
脚取虎背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於溪中不復
再登是以脫身而至此其獸蓋欲生而致此人
按該其諸子是以不傷之可謂脫身于虎口危
哉危哉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鯨魚皆能

變虎

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于中庭燒香
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
虎去數步忽送兒歸

秦召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怒
令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濺虎不敢
動

許州近州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

李琢愛人驚恠甚視事日按聲曰忠武軍十萬
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
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
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矣有三子
眼欲開壯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
抱持而不隲三子至其家藏之先令人白于琢
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伊三兒琢卽驚果取
到大賞賚給原衣采加職琢日常聞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結二載其婦不覺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于室中群飲誠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覷須臾盡醉婦往視之悉虎也心大懼駭而不敢言久之

虎復爲人形還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矣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氏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蹇衣婦卽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慙見不渡水因爾絕馳不返

辨訟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鰐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虎不噬則爲有理穢狎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元德秀爲魯山令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
明日盜尸虎還

張真人道陵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
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
虎各一常遶丹鼎三年丹成

漢山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
生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舍丹

青以漱地卽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爲
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
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
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
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
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
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
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

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
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
年所刻玉虎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
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巫

上官昶有神術能捕虎長樂謝士元守建昌虎
近郭噬人士元自往捕之兵衛甚盛昶過見之
笑曰捕一虎何輒張耶守知其神召問之曰第

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
束芻燃火先行毋伐金鼓既至虎所虎踞竹林
中昶被髮而進以袖拂虎頭虎不動遂乘之以
行觀者塞道及郭門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
矣虎遂回首齧昶足昶亟呼獵徒叢稍刺殺虎
人問昶何術曰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
伏虎耳

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

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定襄公李宏號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
之路面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據奴後
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劔州永歸葭萌劔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
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姨往往來民家不飲
食每教諭於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
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毛兒三五

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
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化也皆敬懼之焉
○漢哀帝元壽二年五帝各乘方面車受大帝
之命授茅盈爲東岳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
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真君步驟深藪足履危
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憚今故報盈以班龍之輿
素虎之輶

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

海經曰虎顏一云虎色

法聰禪師堂內繩床邊有二虎聰按伏其頭閉其目召梁晉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戒歸救勿復犯

明經王居真者下第歸洛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氣術也每至居真睡後燈滅即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

他日居真佯寢急奪其皮道士叩頭乞居真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於村塢中衣其皮即可馳五百里真以離家久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此夕居真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人立于門外擒而食之遂巡迴乃還道士虎皮及至家云居真之次子夜出為虎所食問其日乃居真回日自後一兩日其人飽並不食他物

虎齋卷四
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
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臾
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義
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昇天
紙衲僧築庵於龜湖禪院之前山見餓虎乃棄
身以飼焉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
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

眉

俞文榮上海人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待生
帖來謁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
得鼎甲耶時俞公年已六旬後列三甲應得縣
令除補前一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
解明日補樂清始悟前夢至樂修其墓隧而訪
其子孫復夢十朋謁而謝之何以爲報明日獵
者以虎皮送入堂下謂此十朋墓所獲

廬山東林熙恬律師有猛虎逐鹿鹿求救於師師指鹿入房虎遂却去

永康二年正月虎兇入城民心搖動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惠帝責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靈今降勅召真人勦治安大路真人于戎甥舅也謂戎曰某有術可禁戎奏帝依混元法攝召虎兇自空飛至帝愕然真人呪水嘆之化爲蠅蟆布氣吞之一城安靜

梁王徐知諤嘗遊秣山除地爲廣場編虎皮爲大帷率僚屬會其下號曰虎帳忽暴風飄帳碎如飛蝶知諤心惡之歸數日病卒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存

大觀間昌化山中居民夜聞虎鬪聲甚厲已而寂然迨曉視之見二虎頭八蹄而已意方鬪時

別有猛獸遇而兩食之後有見異獸于山中金
毛五文狀類獅子是必食虎者也然不知其何
名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縱百姓觀之王戎
方七歲亦看虎乘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
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無恐色

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
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

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
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
得如斯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
音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鼉出虎搏之鼉嚙虎怒
拔鼉之首而虎痛甚亦死

何仔云予少游松江干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
有虎啖一人時二十一日予問之咬何處云咬

下腿十五六時讀洗冤錄云虎之咬人如猫之
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
果然

偽蜀明德四年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虎
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
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有不軌之士其夜
張洪謀叛翼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
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卽其驗也十二月昶

耀兵大玄門翼日大赦改元廣政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以魏公非知我
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
釋法安遠公弟子也新陽縣虎災縣有社樹下
築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至樹
下坐禪向曉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
爲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
安大驚謂是神人

虎之食人也以其爲禽獸而食之食至足方省
是人類輒泣不復食蓋食人之虎未有不見捕
而死者彼亦知帝罰之罔赦耳
正懿先生陳寶熾誦大洞經久之通感每朝老
子祠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
則咆哮震奮觸觀左之槐使彼惡者驚畏自匿
人因號曰老虎木

成都章惠仲與妹壻丘生偕赴試出峽舟覆丘
死焉章登第調并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舍舟
乘馬疾行過萬州日黑馬仆墜厓下虎來銜章
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聽吾語吾母八十生子
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
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
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迺得歸章赴
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于虎口爲
母故也

韓斬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賀朔見虎
蹲臥廊間駭甚趨出不敢言已而衆至復往視
之廼睡卒也蹴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
歸告其母具酒邀韓約爲伉儷斬王後貴遂封
兩國夫人

朱叅家貧養母百里鬻薪親極滋味戴星伐木
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惜母無托耳虎棄
叅于地去叅竟不死里人以爲孝感釀金遺之

目爲虎殘

開元中韋知微爲蕭山令縣多山魃變幻爲害
前後官吏多被其禍知微至究其窟宅烈火焚
之邑中寂然一日有客稱蘭陵蕭慥來訪知微
談鋒捷麗辨敏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客出懷中
小合有獼猴大才如栗謂知微曰此猴雛出峽
所得宛轉可翫輒當相贈知微奇之誇示于內
猴忽騰躍化爲猛虎兵仗無施闔門遭噬子遺

無有矣

董奉爲醫術甚神種杏成林人來謝者使益種杏杏實時虎守杏不去

勝國時張興祖萬戶善射虎平生射殺十數虎他日遇虎一發而踣語人曰聞生虎鬚可療齒因拔之虎氣垂絕猶爪裂其鞞人遂目之爲殺虎張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頭風家人聞虎吼走

視之化爲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廼死李生時凶悍人謂惡報云

神荼鬱壘兄弟黃帝時人能執鬼鬼有禍人者以葦索縛之投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畫虎桃人于門

百體書中有虎 召奏用虎爪書不可學以防詐偽

佛調事佛圖澄爲師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
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臥窟
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
山從者駭懼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
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
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

道士慙懼而退

任實叔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
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其爲酒尊蓋古之溺器
所謂虎子是也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
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
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仁宗時光祿卿呂壽少爲漳州浦令爲政得人

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
者壽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窆立其傍曰害民者
速陷此中明日窆有虎陷焉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彥璋以愛

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

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清

波雜志

宋朝廷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

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

不終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

怒曰狂鬼敢爾耶闔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

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遯齋閒覽

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貓之大遍身毛灰色有

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

不遠人或有所裝得者不服家食卽死出啞魯國

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

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眾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見語林

元和初洪崖治有役者將化為虎羣眾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荅溪子是何謂也荅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為雷為電為雪為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卯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為蛤野雞為蜃蝦蟇為鶉蠶蛹為蛾蚯蚓為

百合腐艸為螢火鳥足之根為蟻螬久竹生青
蜓田鼠為鴛老獼為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為
暴聖而為狂雌雞為雄男子為女人為蛇為虎
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而後形化
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老人虎也唯道德者
窮焉 出唐國史譜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
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

虎符卷四
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
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
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黃
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
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
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
汝云虎卽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

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
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
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
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于漢和帝
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
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
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

虎蒼卷四
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令猶謂白虎王
水經注

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虎爭一
羊乃瞋目按劍斬羊腹虎各以其半去
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山
中虎長橋下蛟並皆暴犯人謂三橫而虎尤劇
處聞有自新意便射殺蛟及虎虎名遭跡乃白
額虎也

闔伯比淫于邳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
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故命曰闔穀於菟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濮州什邠尉
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
進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煦澄往就之有
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
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媪見澄來

虎齋卷四
十三
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
已暝風雪又至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于此父
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
食憐焉其女見客方止修華飾翠自帷箔間復
出而閑麗之態尤過留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
至于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
禦凝冽因揖讓曰始自主人翁當巡澄當婪尾
澄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

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斜睨曰酒豈足貴
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始欲
偵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假書
語意屬因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
鬟微笑曰天色已晚此歸亦何往哉俄然巡至
女女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嘆曰小娘
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
雖寒賤亦常嬌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

先未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受拾豈足分耶
願以爲託澄隨修子壻之禮祛囊以遺之姬悉
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行事資貨明日又謂澄
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旣事
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
載之而行旣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
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
至於厚親族甥侄洎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

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
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慙梅福三年愧孟光
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
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
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
歸秦過利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
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
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終不能默之乃吟曰琴

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
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
山林非弱質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
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何由可定後二十餘
日復至妻本家艸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
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忽于壁角
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
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卽化爲虎哮吼擎攫

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携二子尋其路望林大
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大曆中有馮希樂荊州人善諛嘗到長林謁縣
令語令曰昨入縣境見虎狼相尾而西應是仁
風所暨有頃村里報虎食人馮遽曰掠人便去
令戲曰所食者惡虎不妨留

南岳大禪道風旣盛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
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斲斷岳心釘石興妖

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跑憤太虵
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
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貴州僧結菴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倩四僕
肩輿以行至卽從主人求密室閉僕其內加扃
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枵腹俄聞
咆哮走視之皆虎也驚悸毛竦爭來言僧但微
笑齋罷啓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

法攝制山中虎耳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
嶮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峯
詣伏虎師佛寶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列白金
四于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
喜拯來使僕挈囊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
酪拯許之僕乃携金下山去僧亦不知所向俄
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

虎齋卷四
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
子說其服飾乃拯之僕也拯大駭沼又云遙見
虎食人盡乃脫鞞改服禪衣爲一老僧也拯甚
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
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如何僧怒曰
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艸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
鷓鴣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
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

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賴戶壯而不墮
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于堂內土偶賓頭盧
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溺欄中水牛子
須分良伴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心損
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卽
牛子卽我耳良伴金卽銀耳其下兩句卽不解
及明僧叩門云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
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無于下山

虎齋卷四
遂計云井中有異召僧窺之細次二子推僧墮
井其僧乃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虎斃矣
二子遂取血銀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
傍張弰弓上樹而爲柵居語二子曰去山下又
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柵來二子悸慄遂攀緣
而去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道或丈夫
或婦女嘔吟者戲舞者忽至弓所衆怒曰朝來
被二賊殺我禪和尚方今追捕去又敢有人張

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聞其聲遂詰獵者
曰此是俵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
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
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卽
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却登柵
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
貫心而暗逡巡諸俵奔走却迴伏其虎哭甚哀
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

知下鬼遭虎齧死吾今爲汝報讐不能慚謝尤
敢慟哭豈有爲虎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
荅曰都不知將軍是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
悟就其虎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
獵者而歸耳

中曲之山其陰有獸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

白岑唐人異人傳發背方治無不驗岑秘之不

以示人病者多誤死淮南小將高適脅取其方
猶不効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遺方於囊中其
所與高適者亦假方也

上清真人謂呂紹先云所居在終南山鵠頂有
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
峰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真人叱之虎下絕澗遂
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

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物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而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不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虎所至俵鬼先驅獵人以烏梅楊梅布地鬼嗜酸不顧虎虎乃可擒

蠅虎一名蠅豹似蚰蜒而無網絡身黑色紫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說文謂之蠅蝗蠪蛸

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飲之繫之衣服亦辟惡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

虎者卷四
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
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歛自草中躍出
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
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披之覺其衣着
于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萬不能脫自
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
目口鼻毛尾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于艸間遂
捕狐兔以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

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則往來于山中寒暑
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變而心歷歷
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
得也潛伏道傍忽一人過于前途躍而噬之既
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
本人幸而爲僧不能守近戒求出輪迴自爲不
善活變爲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
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餒死弗重其罪也因

仰天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
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于
俗家得破衣數件走于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
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
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
家幾夏臘修習何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
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
者問之某言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

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卽分天
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爲虎善念爲
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
元返本念不著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方今
閩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
尋話于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
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耽然可畏也後入嶺不
知所適

皇極經世曰鷹鷂之類食生物陽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食生物剛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虎之小胃名曰貫胃中諸肉皆化而惟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則惡貫滿矣故囹圄名曰貫城云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邱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虎蹲

嫗前自旦至午不食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于此乞大聖念之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唐鍾傳少醉遇虎與鬪搏其肩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旣貴悔之戒諸子曰士尚智與謀勿効吾暴虎也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售庄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時雨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烟嵐靄然策杖尋

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艸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樹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旣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腦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無可取意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淺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者見人

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問其飾裝亦到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慮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繆綠者是其時逢方向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潛身以伺之俄而鄭到騶從甚衆衣繆綠甚肥崑崑而來適到逢銜之走而上山時天未曙人知之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旣而行於山林單然無侶

乃忽思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放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尤掛杖亦倚樹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于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于隣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日側近有虎食

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卽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族次淮陽舍于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已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紀之子也怒目而起復刃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革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于是送遐非南敕津吏勿復渡西邁且觀遐之名以避以

議曰聞父之讐不可以不報然此讐非故殺曰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而去不復其讐虎有化爲人者足無踵

周幽王時羊化爲狼牛化爲虎

虎薈卷四

三

三

鳳幽王製... 武不... 必... 歸...

新刻寶顏堂虎蒼卷之五

華亭 陳繼儒 集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唐開元間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膝間聞
嬰兒聲師曰有是緣哉即卓錫而菴前稠木自
開遂納衣服數種於內復卓錫而木合人號為
稠錫和尚因下山得一嫠婦遂留為偶生二子

虎符卷五
一日晨炊進羹妻辭以羹盡師笑曰非羹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請不納一日偕一虎至僧衆怖走師招之曰勿怖今欲與汝輩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卽繞身三匝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菴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刹後飛錫至黃崑白龍山有神侍立其左右黃崑誌云師名清晏

黃盧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動
虎將至則鵲噪

滇中寧山蒙岫有蛇見人自斷有虎能飛狀如蝙蝠

開元末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卽預備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患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年其後有一船內皆豪

彊數內有一人單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意有懇誠諸公能允否衆人聞其語哀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別自有計較如何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當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兼

爲爾留宿伺明日若不來船卽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覓並不見有人蹤但見有虎跡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隘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道士在石牀上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虎之所變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而立道士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何竊

虎符卷五
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是而言二人爭
競移時不已道士詞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
謫在此爲虎令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
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
皮若不歸吾必須更別爲虎又食一千人矣
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
道士曰汝今但執皮歸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
并剪指爪甲及頭面并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

二三升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過岸上汝可拋
皮與吾吾取皮自化一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
而食之卽與食汝無異也其人遂執皮執斧而
歸船中諸人驚訝乃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
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
士取皮振迅俄變一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之
虎乃嚙食而去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
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禽蟲之善搏生者多稱虎如虢曰蠅虎鳩曰魚
虎守宮曰蠍虎土附曰蝦虎鴉鷄剖葦食蟲曰
盧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

李陽冰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時謂之虎筆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
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宋聰道人結廬余山之東峰二虎大青小青侍
焉咸平中天旱人饑盜且作矣室屋四面竹木

寔繁潛有取者而二虎衛之不可得也

凡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
之弩箭纜及目光隨墮地得之者如白石是也

○會稽釋弘明每旦水瓶自滿天童為其給使
虎嘗入室伏其牀前久之乃去

趙不易為江陰軍僉判妻病火食絕不食惟啖
生肉與趙隔寢婢媵侍疾者輒病死不暮月更
三人皆死老兵持肉自戟門入怒不食自後圍

卽食之趙後待闕衡州妻白晝化虎而去人謂
戟門有神而三婢者遭其乘夜吮血故殞焉
孫權好畋長乘馬射虎虎突前攀馬鞍張昭變
色諫權謝曰年少不能慮事然猶不能已命作
射虎車

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大曆中許邑客鄭
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錄
潭州軍事造亦辭爾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

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
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縣隘天
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
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見三虎雖
日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
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牕
亦甚堅虎怒搏之楹所陷頭于中爲左右所轄
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之虎吼怒拏攫終

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死旣而聞門外若女子
呻吟氣甚困元方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
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夕將
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
今卽無損兩甚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
燭出視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禮服儼然泥水皆
徹旣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
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話

舊諾女亦前記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
之絕耗也將嫁韋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
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韋氏而奉巾櫛及明送
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禮見其來喜
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
盧氏歸於鄭焉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程子曰有之昔
在涪村見民瓜田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

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一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驚懼問其由來胡言其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入深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也天帝有命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適聞爾稱其姓名合爲近食案頭有

朱筆及盃兼簿籍因開其簿以示胡名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有命如此如之奈何也若放汝便失我一食然汝相遇百方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木人以已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將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遲回未去忽見羣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還翼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立艸人庭中

致猪血于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
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着樹不爾恐有
殞落尋還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人嗥吼
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躩艸擲高數丈
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速下來
胡不再拜使以朱筆勾胡名于是免難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
之

虎交而月暈

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
唯得虎鬚熱挿齒間卽愈卽爲拔數莖與之
蔡條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
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中竊羊豕或婦人小
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
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
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

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龍湖普聞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衆凄然堅請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旣而跨虎凌晨抵信州

天虎人虎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崔韜浦州人旅遊滁州南抵歷陽曉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勿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暗處淺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奇麗嚴飾昇廳而上乃就衾韜出問之曰何故宿余衾兼而寢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

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
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
館故欲托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擯
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
奉懼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
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
將赴任與不月餘復往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
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依然如

故韜又笑謂其妻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猶在妻
曰可令人取之旣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着之
依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着之纔畢乃化虎哮
吼奮於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榜葛刺國有黑衣白花彩縈悅佩珊瑚琥珀纓
絡繫臂銷子獨釧歌舞侑酒者根肖速營柰柰
蓋優人也
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家
解索坐
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

乃已或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
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秦民王行言商賈爲業常販鹽鬻于邑渠之境
路由興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危峰峻壑猿
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烟鷙獸成羣食啖行
旅行言結十餘少壯同行持一拄杖長丈餘
銛鋼鐵以刃之卽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爲虎猛
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

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于數十步
外奪下數上拏攫之蹤已有傷損平旦前行虎
又逐至其野宿衆持鎗圍使行言居于當心至
深夜虎又躍入衆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
下則傷愈行旅復衛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斃
捨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稠
人叢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
須得此人克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獲

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

漢州西四十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園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人多迂道以經焉旣至瑤必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五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媿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幸願階焉石生曰吾漱土窮山不

足爲訪瑤卽隨行十數里曙色將起石生曰爾可還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之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爲巨壑而身亦騰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山魃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

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魃其人素有輕齋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魃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

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繳者尤火歲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魃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圍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

邵都梁馮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

虎傳卷五
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苟有宿命非智力所知也

天寶末劉薦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魃呼爲妖鬼山魃怒曰劉判官我遂遊戲何累於君乃爾罵我遂于最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脚下鬼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左右再

拜乞命徐曰可去虎乃捨薦薦惶懼氣絕自是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

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爲拏予因以字之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放牧恒見一鬼引虎逐已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我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

俛我死為俛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
宜設穿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數日後果死于
虎久之謂父云身已為俛明日引虎來宜于西
偏速修一穿父乃與村中作穿穿成之日果得
此虎焉
竺佛調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臥後
自刻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真
淨形類雖乖而必同契端坐而逝

僧稠禪師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鬪乃以錫杖
中解各散而去

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衆生飼虎之餘飯棄
擲林間化而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
石

陽朔蘇太玄妻徐氏卒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
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錄經旬月
知占卜吉凶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眷屬請

往卜之俄頃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
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
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形貌卜者始信
服

釋法嚮止江北海陵寺嘗有虎搏人嚮喚住令
放虎卽放之爲諸虎說法相隨而去

柘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
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

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釋曇詢嘗山行遇虎闚詢執錫杖分之虎妥尾
而散屢逢熊虎交爭皆解之

唐吏部員外張昇隨僖宗幸蜀以少年未舉遂
就攝涪州衙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
辭問何往章不荅但云老母及妻兒乞時恤言
問言訖而去所居近昇夜聞章家大哭明日專
問其由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

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
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
西域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
人祭之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酬
對一人突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老君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
從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土龍虎辟

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

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寓家巴州遣使入蜀早行
遇虎於道遂昇木而避數虎迭來攫躍取之不
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
俄有白狸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躍使人昇木
愈高既皆不得還而守之移時有羣騾撼鈴聲
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
人爲虎所食也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荆公
已就歐公讀之爲之擊節坐客閣筆不敢作
熊于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踰伏之所必在石崑
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其
所出之道路

唐長安年中彬州佐史因病而爲虎將噉其嫂
村人擒獲乃佐史也形雖未全改而尾寔虎矣
因繫樹數十日還復爲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

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恒
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所預虎列形質未
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爲所擒今雖
作虎未得尚能其聲矣簡試之佐史乃作虎聲
震駭左右簷瓦皆振落焉

人或問云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
剛焉得不從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寧急屈伸
不得走乃此義爾

唐書卷五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
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墓此兒殺牛以供賓客
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鴛鴦
也玳瑁也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于外家外家
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
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我不違汝

此子遂發憤篤學營名京邑白于舅曰請三年
以女見侍如違此期任別適人舅許之此子入
京四年未歸乃別求女壻行有日矣而生亦已
成名歸去舅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
舟中起登岼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
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塌尚存
此子遂寢焉奴人于地持刀棒衛之忽覺塌下
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

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于門外艸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俱華但所着持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舅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却舟中明日至舅莊遙聞哭聲此子遂推船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徐問凶故舅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

昨夜一更後因如廁爲虎所搏求屍不得生乃白其事舅聞悲喜驚嘆遂嫁此生也
虎窟山相傳燕濟南太守胡諮于此山掘得白虎因名焉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有二少來了了得時病愈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復數有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釵釧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年還

家為人遂出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
 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常得病發狂遂化
 作虎噉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
 弟者于是號哭捉送付官遂餓死建康獄
 李廣與兄弟獵于宜人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
 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
 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廣始又謂溲器曰虎子
 ○穆天子時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

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柙而蓄之東虞是目
 虎牢

乾道中江西水災豐城農夫挈其母及妻子就
 食他所過小溪密語妻曰穀貴艱食豈能俱生
 我襁兒先渡母老不能來可棄之婦不忍掖姑
 以行足陷泥淖方取履見白金爛然在水中拾
 得之語姑曰本為貧徙今幸天賜可歸矣登岸
 望其夫不見兒戲沙上問之云被黑牛銜入林

申入林視之流血丹地已爲虎食矣

劔州李忠因病化爲虎初忠病久其子買藥歸而省父忠視子朶頤涎流子驚視父已作虎形出外扃其室穴壁窺之迺真虎矣

方言虎陳魏之間曰李父淮楚之間曰李耳注謂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山行猪虎交鬪猪漸不如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捉頭一

手撮尾拋之深谷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牕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謂煜者鮮矣并牴使十數輩從者皆百餘人皆蓬髮黑面狀

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
飾他悉類此 清波雜志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
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 出華夷
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
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
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
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

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出華夷
珍玩考

山出星虎如中國之虎略大其毛異色亦有暗
色花紋黃虎亦內有虎變人入市混人而行自
有識者擒而殺之 出滿喇加國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
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過去甚速俄有一
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
震地久之乃其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

少骨

出徐鉉稽神錄

宣德間程雲南爲尚寶一日被召至虎城傍門啓虎突出程驚呼不已上大笑蓋虎去爪牙上特用戲之耳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鬪虎上取虎城北虎與鬪一蹄而斃又鬪牡虎三蹄而斃後取鬪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仗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眈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啞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摔之海衰不

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云虎爲百獸
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
皇素不悅仁宗聞此惻然卽遣夏原吉迎於
南京可謂善諷者矣
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生來未食
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
義興陳氏婦豔而孀居家隣木客客悅其姿莫

能犯乘夜登垣昇木寘其庭詰旦指爲竊訟于
官婦事玄壇神素虔慟告神夢神曰令吾虎報
爾仇未幾客偕侶山中伐木黑虎躍出叢竹噬
客去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
以置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
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畜豕至家家
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

姥懼曰老賊性矣操持
不侯焉見其夢
虎皮欲化卽出擊之時一手未變遂躍去竟
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
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
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
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
卽人手老人也

王百穀云陸丈外舅先隴在花山竹塲中林壑
幽迴往年多虎墳隣人帶月採茶見白袍丈人
謂曰去去虎且至倉皇升木見一羣流血人來
繞樹數匝云走却也當是茶中人洩之矣悵悵
而去須臾虎至過岡度前嶺其人趨歸語其妻
但不解茶中人何謂傾筥視之乃龕中木偶也
是此偶在山廟中拾得之龕事於梁中夜鼠
鬪墜筥中不之知及是乃悟遂金身石屋虔奉
焉

新刻寶顏堂虎齋卷之六

華亭 陳繼儒 集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叅議胡公琮知江陵縣縣有圉人呂么兒者與
其弟皆有膂力家瀕江多荏葦歲有虎患嘗中
夜聞犬聲甚急兄促弟起視弟手一鐵鑿而出
有虎蹲踞瞰其居弟不覺也虎見人來遽撲之

弟舍鑿徑前抱虎身因以頭支住其下領極力
挾之疾呼其兄曰哥我擒一虎矣兄出倉卒無
他器械顧鐵鑿在旁取以痛鞭虎虎大吼聲振
林落弟持之不舍竟擊殺之明日兄弟負虎送
縣公嘉其勇勞而遣之

黃埭阮某有膂力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前抱
虎腹相持入水踰時迺出虎逸去阮歸晝寢猶
登其榻夢中驚呼虎至戰汗死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
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螃蟹充
饑不覺徧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
引虎至民舍為虎啓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為美
婦不知者近之輒為所抱持以爪破胷飲血人
呼為變婆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
云

李叟家湖濱蠶月出條桑幼孫守室虎渡湖餒

甚入室見孫不食登豕牢食豕去叟歸尋豕甚怪夜聞牢中虎嘯及豕鳴天明視之豕故在而大過前豕蓋虎銜來報之也

蘇子由傳孟德事謂虎不食不畏已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睡爐側虎突入蹲其旁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膏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

隣媪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媪過門而懼旣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義興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于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聞而毀其廟

又總兵趙輔征廣西蠻見羣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日邏者于古廟中見神

被箭集脇間趙神之新其廟不若前令之毀爲
得云

葑門陳一解軍如雲南道經某山憩崖下有虎
躍下負軍人登崖時陳與軍人聯繫不可解隨
之而上驚怛幾絕旣而竊睨之見其啖自曾始
頃間食盡惟餘其首大嗥者三而去時軍有一
練囊藏白金二兩公文一紙皆爲虎所吞陳累
殘骨詣縣自陳縣令以其詐謾不爲理陳懇言

虎去不遠請卽遣壯士擒之儻得虎當剖出公
文不爾某甘伏罪縣令亦患虎害召獵徒三十
人使陳導往及山虎飽臥崖上遂合圍刺之而
斃剖其腹果得練囊白金公文尚在遂爲陳申
白上官而遣之

義興王昌六絕有力能拔樹嘗之野見人持鎗
逐虎王取鎗屈折之笑曰鎗柔若此虎烏能死
哉拔道傍巨竹剡其末未竟而虎來張頤向王

王以竹貫其喉更持兩足擲林中則已僵矣
牟俸廉察江西夢虎身被三矢而登舟遂驚寤
以告僚佐僉事胡某見牟性行躁謂曰得無獄
寃耶牟艱然罷先是牟斷吉安女子殺夫獄有
疑女許嫁貧士親迎時盜殺貧士塗中士之父
疑婦家嫉其貧而殺之訟于牟牟怒不察因案
女奸而謀殺其夫論死胡逮問女奸夫無所得
使媪驗其女又處子問士與誰交密云同舍生

周彪胡沈思曰虎三矢登舟彪也因檄彪修志
既至召彪密室引其手曰牟公廉知若事欲論
極典吾憐若材止牟公第吐實當相援耳彪錯
愕卽跪陳聞女艷故謀殺貧士圖妻女胡錄其
辭白牟遂出其女而論彪死焉

慈谿張曷成化間爲鉛山令虎食寡婦子訟于
張張令去五日來迺齋戒爲文祭城隍神約五
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後五日天未明

虎奮卷六
五
夢神告虎來張挾矢升堂二虎伏庭中不動張
曰爾食吾民罪當死二虎有不傷人者出一虎
出一伏如故張善射引滿三中其首命卒亂鞭
殺之召婦人歸其虎曷字仲明御史大夫楷之
子所至有政聲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
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
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

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
至今舉爲口實

國朝于梓人楚產洪武中進士有異術歷官知
登州有訴其親傷于虎者梓人命卒焚牒山中
方燼而虎至帖耳隨行觀者如堵走伏庭下梓
人數其罪百笞之許其改過叱之出虎遂循故
道而去

山西有人善搏虎蓄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

官命捕虎山中使其侶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
于薄亟呼弓來其侶倉皇悞以他弓與之而將
弓者逋矣柔不堪用應手折其人以手把虎足
虎人立而吼虎頷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幘
可禦不然碎首矣日且黑道無一人其人恐更
有他虎當不可禦遽伸臂與虎一啞而虎死焉
蓋虎性甚耿有不如意卽憤極須齧人乃死其
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中人官山西親見
之召至啓其臂傷痕尚新也

孔公文韶宰都昌時一卒長身多力夜行遇虎
乃登木木無巨幹虎怒齧之欲仆卒躍下持虎
久不解道無行人語虎曰吾與若俱盡捨之
恐見食卽不食我當三號虎便三號卒縱之掉
尾而去

包生家龍丘山中地多虎與妻家隔嶺居妻弟
某生素剛復夜飲包家昏黑欲歸不能止登嶺

月出一虎蹲石上見人方張頤未及踴躍生遽以鞞趨之趨歸視鞞已裂矣明日嶺上行人人言虎脫頤死

吳興人有客至山中欲月夜翫虎其法以羊懸高樹顛虎聞羊聲輒來跳吼不得上嚙樹根至折齒乃去其樹如斗大已斷七八矣此臧晉叔爲宋彥言

蕭山木匠丘大本造海船因帶器械趁海船欲往海東忽下船病瘧且急舟人懼其傳染裹以艸薦并斧鋸投之荒山半晌有虎來嗅大本不食之大本曰虎哥哥我久病之人身無肌肉饒我罷虎去傍晚將大本銜入虎穴并其斧鋸銜歸日銜生獸與大本食大本以石擊火掇朽枝煨食得活且強健一日虎忽以後示大本如欲其交媾者大本思曰我命賴虎救何惜一死只索與之交不意此乃雌虎有娠十月生一孩人

也非虎也大本謂虎曰虎妻虎妻我與汝逗此
荒山汝以寡而得夫我雖生而猶死海外遠遠
望見想是舟山此地可居但無船可渡汝識水
姓否虎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大本
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入海尾後風生俄頃間
已到舟山衆皆奔竄本曰不必遁避此虎不傷
人本伐木結茆屋囑其虎曰汝勿晝出虎聽其
語夜拖獸鹿還本晝賣獸肉人呼爲丘虎肉居

三四年虎死本以人禮葬之遺其子名虎孫七
八齡力持數百斤重虎頂獨臂骨十四歲聞胡
督府從軍爲親兵父大本死亦與虎合葬梅林
知其事欲爲表揚會胡以讒去遂寢此李惕庵
曾効勞軍門親所知見拾爲奇談

資州趙媪業乳醫夜聞扣門方出應爲人負去
行如風至石厓下語趙曰爾無畏吾虎也吾妻
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見牝虎坐蓐

虎奮卷六
趙爲收得虎子卽負趙歸明夜聞人呼曰謝棟
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
如言往果得金

龍丘山農家窶甚里胥至欲烹抱雛母雞爲供
具胥恍惚見黃衫女前拜乞命俄失所在入屋
見其家縛雞胥不許去數日復來雞已抱出一
羣雛見胥飛鳴作相感狀胥出門遇虎幾欲近
忽一雞飛撲虎眼胥得逸去却還其家已失雞

問之云朝來飛去胥具述虎事共往尋之雞已
折翮斃草間自是山中不復食雞

荊州陟岷寺僧郝照善射言夜格虎時必見三
虎竝來挾者虎威在中者虎虎死威入地得之
可却百邪虎初死時記其頭枕處月一尺掘之
掘時有虎吼不足畏此虎之鬼耳掘三尺當得
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之所爲也

義興某人携妻往歷陽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

圖之方艤舟給其人曰吾此地多相識留若妻
舟中吾與若先登陸同行至山下被歐死長年
卽還舟劫其妻曰而夫死于虎而無苦當與吾
偶妻哭謂尋得遺齒當從汝長年不得已漫挈
之往塗間遇虎徑攫長年而去婦見虎謂夫果
死慟哭於途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
慙爲舟人歐死復甦豈爾夫耶婦詣尋之果其
夫更生云

龜山趙氏乳犬引雛行虎來攫母犬趙持矛呼
衆逐虎虎趨捷莫能及雛犬悲鳴銜虎尾虎憚
追莫敢回顧帶之而走骨挂榛棘灑血殷地終
不肯釋虎爲犬係累犇逸稍遲遂遭追及死于
刃下矣

吳俗好鬪蟋蟀用黃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
之屢負禱于玄壇玄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
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

甚大每鬪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陳氏家義興山中夜聞虎當門大號開門視之
乃一少艾雖衣襦凋損而妍姿不傷問知是商
女隨母上塚作寒食爲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
端麗諷之曰能爲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配
其季子踰月其父母蹤蹟得之喜甚遂爲婚姻
目曰虎媒

趙南仲丞相居溧陽私第作圈養四虎圈近火
藥庫藥焙遺火衆砲倏發地震屋傾四虎悉斃
人以爲駭

江口孫御史夫人養一乳虎甚馴著牀屏間翫
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室中五日方
還虎愕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
殺之

定海有小兒從山中拾薪遇一雄虎銜之而歸
寘之穴中若令二乳虎與之爲戲者以漸馴熟

虎奮卷六
爲虎撫腰背畧無忤意兒拾薪時腰間有繩卽
解繩一頭繫虎囊上一頭繫傍樹直跳而出虎
怒起逐之以痛而止數日稿于樹間獵戶隨獻
之官因知其事而童子亦被賞賚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
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
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
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

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
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
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
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
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
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陽明先生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
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

虎奮卷六
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
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
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
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
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
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
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

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著
得明夷遂決策返

周郁山東濟南人由監生洪武三十一年除襄
陵知縣滿考以績最陞渾源知州時大蝗郁虔
禱蝗飛他境州南有虎嚙人郁牒于神設籠山
下榜曰傷人虎入此是夜果入籠兩治人至今
思之後陞荊州知府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

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艸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

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楊升庵戲之云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禹

山大笑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騶虞出
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
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
關雎鵲巢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
修許彬進麒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

淨圓和上說湖州金山下一村名某家一兒名
某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不忍憂思成病病且

重一日將夜忽起坐作其子聲連連叫痛不已
且曰吾母勿過悲傷此是兒大數也其父驚問
曰爾爲誰笑云父何爲不認兒耶父曰既是吾
兒何爲憑其母作祟荅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
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俚
稱虎之號不敢直云虎也父因問其故荅云初
被傷後痛不可忍且卽有一重役父問何役荅
云新俵至令與一俵昇一大網卽脫一俵矣凡

虎齋卷六
舊俵見新俵至喜不勝其網甚重父問何爲荅
云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之人被其食者
皆不得解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
上來則羣而迎之其來則衆俵亦不寂寞矣又
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不然旣欲負棺又
欲昇網甚苦故山中亦有禁例不得用棺云
又言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
父執草燎遍村中人村中被害者自嘉靖時至

今約有五十餘其家人聞之俱來會則其母各
作其人之言相泣告如此語一日夜始甦此嫗
病尋愈卒無恙至今在此是萬曆戊戌春事也
再問米子華更詳

山中人言凡鹿羣出則十數老雄當先衆雌從
中行又十數雄殿之其行止一視在前之雄豎
尾所向一遇虎則當先者皆挺其角當之以俟
衆雌逸去然後去虎亦瞪視無如之何夜臥則

一鼻抵一谷道環而臥或云鹿接臥其氣貫通不絕故其壽極久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卽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旣接可殺也

喬白巖冢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圖其形公一日登某山絕頂遇虎伏林莽

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視公久而從容引去又登某山石洞甚古架木攀緣而上及洞口迴視其下澗流萬丈戰慄不能下失措者久之承差碩膚有膂力負公而濟此與韓退之登華山叫譁幾失墜者類也公之好奇如此

近峯聞畧

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紋鱗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

虎脊卷六
月乃成矣或曰虎紋直而疎且長者鯨化也炳
炳成章者常虎也

海語

至元甲申溫州城外有老娘姓吳夜二更有荷
轎者立於門首敲門曰請老娘收生老娘開門
喜而入轎但見輿夫二人行步甚速雖荆棘亦
不顧昇到一所屋宇高敞燈燭明麗一女子坐
蓐老娘與之收生得一男子洗畢而歸家則夜
已中矣其家問之老娘如夢亦不知爲何人之

家忽二虎魚哮于門驚甚次日見門籬上有猪
肉一邊牛肉一脚左右隣里莫不怪之蓋虎以
此謝老娘誰謂禽獸無人心哉

夷堅志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問之故
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
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
道此厭其名卽命毀之今城隍甃築然皆是物
也

水東日記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
閒話載劔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
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
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
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
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
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
窗將出啓燈視之已變其虎而足尚未全把其

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
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
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候
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成羣白日入民
家傷人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
死者不可計且不可獵餘杭尤盛地名上臯有
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猪

虎齋卷六
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二說七修類藁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卽寄宿

一夕見虎入廟叩首于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于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鬪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

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韁雖劣者可御

修類藁

皆七

虎俵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于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

知以落機奔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若爲其復讐然者焉

七修類藁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鴿

出華夷續考

南武選楊次泉嘗云安陸陂澤中多巨林叢葦水涸則虎豹處其中一日鄉人遙見一虎倒懸於樹聲震林木集衆視之迺一巨龜曝日于樹虎不知以尾掉之爲龜所含搏攫不能脫遂爲衆所得

見芸心聞見錄

虎骨卷六
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
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
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瘡出血成瘡因持齋設
醮三年乃瘥出庚巳編
圖經曰虎骨并睛爪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有
山林處皆有之骨用頭及脛色黃者佳睛亦多
偽須自獲乃真
凡鹿虎之類多是藥箭射殺者不可入藥蓋藥

毒浸漬骨血間猶能傷人也

張文仲治痢久下經時不愈者此名休息取大
蟲骨炙令黃焦搗末飲服方寸七日三卽愈
李絳兵部手集方有虎骨酒法治臂脛痛不計
深淺皆效用虎脛骨二大兩麕麕搗熬黃羚羊角
一大兩骨新芍藥二大兩切細三物以無灰酒
浸之春夏七日秋冬倍日每旦空腹飲一盃冬
中速要服卽以銀器物盛火爐中煖養之三兩

虎骨卷六
日即可服也

陶隱居云俗方熟食虎肉壞人齒信自如此
唐本註云別錄云屎主惡瘡其眼睛主癩其屎
中骨爲屑主火瘡牙主丈夫陰頭瘡及疽瘻鼻
主癩疾小兒驚癇

雷公云虎睛凡使須知採人問其源有雌有雄
有老有嫩有殺得者唯有中毒自死者勿使却
有傷人之患夫用虎睛先於生羊血中浸一宿

漉出微火上焙之乾搗成粉候衆藥出取合用
之

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
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
風孿急屈伸不得走疰癩疾驚癇骨節風毒等
乃此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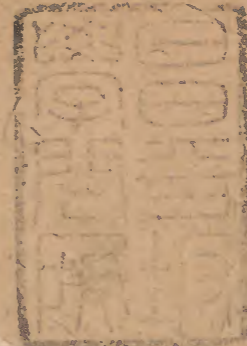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
炭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

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即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婦人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仲醇道兄昨歲值瘧病君子客有貽之虎苑止數十則曰佩之可當玉辟邪也仲醇益廣之爲數百則畋蒐靡遺一時於蒐李耳欲免

繁弱不能未幾霍然起可謂艸檄愈頭風矣范文穆之談虎軒意有所寓也仲醇以鳳德談虎無含意不吐者取遊戲三昧耳昔王儉令博洽之士隸事爲勝負王擣嘗得五花簞白團扇仲醇而在不云大力者負之爾趨乎且也仲醇臥數月以簡策爲刀圭浸成書淫太公阿之止不止所著安石碎金百數書成輒贖予王朗爲會稽還許下時賞其奇進曰

不見異人，則得異書。仲醇與不佞，炊汲在望，頭攢耳摩，異人異書，稔見之矣。而鈍不加進，何也？書之以志吾媿。戊戌七夕，閱虎蒼偶跋。是夕久旱，忽大風雨，梧竹驚吼，赫熒頓解，豈爲我兩人之談虎耶？黃廷鳳益威甫。



何也書之以志吾媿及以七月園在香何
是夕久旱忽大風雨雷竹雷吼赫熾頓解
為我兩人之飲流細噴延鳳益成浦

